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三辑·第一卷)

[明]陈献章(1428年~1500年)

[明]湛若水(1466年~1560年)

“江门心学”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三辑·第一卷)

[明]陈献章(1428年~1500年)

[明]湛若水(1466年~1560年)

“江门心学”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0135-739-6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作品综合集-中
国文学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8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三辑

[明]陈献章湛若水“江门心学”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80135-739-6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 :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Fax)

E-mail: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上 篇

陈献章“江门心学”思想
与教育论著选读

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1)
(一) 倡言“自得”	(3)
(二) 学宗“自然”	(8)
(三) “主静”的意义	(12)
陈献章生平及其心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18)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学世界观	(22)
(一) 元气塞天地	(22)
(二) 道为天地之本	(23)
(三) 心具万理、万物	(25)
“以自然为宗”的心学宗旨	(28)
“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	(30)
(一) 以静求“心”	(30)
(二) 以“我”观书	(31)
陈献章的教育讲学活动	(32)
(一) 陈献章的书院教育活动	(32)
(二) 陈献章的讲学特点及教学方法	(35)

陈献章教育思想	(43)
(一) 提倡革新程朱理学	(44)
(二) “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	(46)
(三) “以我观书”的读书方法论	(47)
(四) 道德修养论	(49)
陈献章教育文论选读	(51)
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三则	(51)
安土敦乎仁论	(53)
无后论	(53)
仁术论	(54)
论诗不易	(55)
菊逸说	(55)
素馨说	(56)
大头虾说	(56)
禽兽说	(57)
道学传序	(58)
程乡县社学记	(59)
重修梧州学记(节选)	(60)
龙冈书院记	(61)
梦 记	(62)
复张东白内翰(节选)	(63)
复江右藩宪诸公	(64)
与张廷实主事(节选)	(65)
新迁电白县儒学记(节选)	(65)
诫子弟	(66)
示学者帖	(67)
漫笔示李世卿湛民泽	(67)
书 法	(68)

复赵提学金宪(节选)	(68)
赠陈秉常(节选)	(69)
《白沙语录》精选	(69)
“道”论	(70)
“人”论	(72)
“涵养”论	(74)
“世道”论	(80)

中 篇

湛若水江门后学思想 与教育论著选读

湛若水的生平及著述	(83)
“万事万物莫非心”的心学世界观	(85)
(一)宇宙一气	(85)
(二)理气一体与道、心、事合一	(87)
(三)万事万物莫非心	(88)
“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方法	(91)
(一)立志	(92)
(二)煎销习心	(92)
(三)随处体认天理	(94)
湛若水心学思想的特点	(97)
(一)对宋代理学的态度	(97)
(二)对陈献章心学的修正	(100)
(三)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分歧	(102)
湛若水的教育活动	(108)

(一)湛若水的求学与讲学活动	(108)
(二)湛若水的教育主张与讲学特点	(115)
(三)湛若水书院讲学特征	(126)
(四)甘泉学派的发展与书院讲学活动	(128)
江门心学的学术归向	(132)
(一)陈献章及门弟子偏离江门心学的两种倾向	(132)
(二)湛若水门人不守师说的思想分化倾向	(134)
湛若水教育文论选读	(137)
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	(137)
大科书堂训(节选)	(140)
与阳明鸿胪书	(141)
答余督学书	(141)
答杨少默书	(142)
答太常博士陈惟浚(节选)	(143)
答聂文蔚侍御	(146)
与何吉阳启	(148)
送杨少默序	(149)
赠掌教钱君归姑苏序	(150)
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	(152)
求放心篇	(153)
立心篇	(154)
责志论	(154)

下 篇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选读

文简湛甘泉先生若水	(161)
-----------------	-------

湛甘泉心性图说	(162)
次阳明咏良知	(164)
求放心篇	(165)
甘泉论学书	(165)
答阳明王都宪谕格物	(172)
语 录	(175)
太仆吕巾石先生怀	(199)
巾石论学语	(200)
侍郎何吉阳先生迁	(210)
吉阳论学语	(211)
主政唐一庵先生枢	(214)
礼元剩语	(215)
三一测	(218)
真 谈	(219)
景行馆论	(223)
杂 书	(225)
一庵语录	(226)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230)
端居寝语	(231)
侍郎许敬庵先生孚远	(235)
原 学	(237)
论学书	(239)
与胡庐山先生论心性书	(243)
恭定冯少墟先生从吾	(244)
辨学录	(246)
疑思录	(253)

论学书	(257)
善利图说	(259)
文选唐曙台先生伯元	(260)
论学书	(261)
端洁杨止庵先生时乔	(270)

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陈白沙是元代以后程式化的朱子学向明代的学术主流——阳明学过渡的关键性人物，他开启了心学重光的闸门。本文从明初学术的背景出发，着重探讨了白沙思想中的“自得”、“自然”、“主静”三个问题。认为白沙倡言“自得”是和他科场屡试不第的惨痛经历有关，由落第而觉悟，开始拒斥当时的主流学术而自处边缘，重新回到心学体认的道路。对于白沙的“学宗自然”，可以做不同的诠释，本文主要是从当时的学术环境，以及朱学传统和心学同调两方面不同的反应，来证验和思考其主旨。白沙之“主静”，向来是后学争议的焦点，批评者谓之“近禅”，欣赏者往往能心领神会、启导机杼。以下从“主敬”与“主静”之纠葛、动静合一、养善端与辨人禽等几个层面，探讨了白沙学说中“主静”的意义。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1428—1500）歿后，门弟子撰文述其生平，表彰其业绩，曾引发过一些有趣的争论。张翎（字廷实，号东所，1455—1514）在《白沙先生行状》中，明言自己继承衣钵之人；强调白沙思想超悟高远，四无傍依；多言神迹，将白沙一生描绘鬼气拂拂。引起其他弟子不满。林光（字绎熙，号南川，1439—1519）致书张翎，对《行状》及《墓表》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墓表》云：“继孔氏绝学，开万世道学之传。”则自孟子以下诸贤，皆不免见遗矣。……《行状》中“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此朱子相也，若云白沙亦有，何吾辈之未见也？……又云：“卓卓乎孔氏道脉之正传，而伊洛之学盖不足道也。”呜呼！斯言之过甚矣。……阁下以为伊洛之学盖不足道，仆恐白沙先生地下亦未以为然也。此启争端，添谈柄之大者，不可不思也。（《南川冰蘖全集》卷五）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后来也说:常恨石翁分明知廷实之学是禅,不早与之斩截,至遗后患。翁卒后作《墓表》,全是以己学说翁……,全是禅意,奈何奈何!((《甘泉先生文集》卷四)究竟谁人传了白沙之衣钵?后人有不同的看法。^①这段公案至少说

① 张诩《行状》云:“临歿,具书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门人罗冕曰:‘吾道吾付吾某矣。’……因执某手曰:‘出宇宙者,子也。’……呜呼!言犹在耳,不肖某斗筲之器,何修何为而后可以少副我先生负託之重乎?”明言是由他接了衣钵。而后人多视湛若水(甘泉)为白沙传人。白沙生前作《江门钓濑与湛民泽收管》七绝三首,自跋云:“达磨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兹以付民泽,将来有无穷之託。珍重,珍重。”又,白沙歿后,甘泉仕途通达,凡“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明儒学案》卷三十七),弘扬师道不遗余力。故白沙门人中,甘泉推第一,早定谥于册。三十年代,容肇祖先生作《补明儒东莞学案——林光与陈建》一文,引湛若水《南川林公墓表》、屈大均《广东新语》,及《广东通志》等文献中推崇林光(缉熙)的话,认为“林光为陈献章最得意的弟子”(《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19页)。据白沙至友庄昶(定山)记语,成化十九年春(1483年),白沙访定山,“论及心学,先生不以余言为谬,亦不以余言为是,而谓余曰:‘此吾缉熙林光在清湖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明儒学案》卷四十五)可见白沙视缉熙与定山为一路。而黄宗羲认为,定山之学是杨简心学的遗绪,“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而于所谓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工。盖功未入细,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后,流传多是此种学问”(《明儒学案》卷四十五)。所以,林光的思想主旨与白沙明显不同。又,侯外庐先生等所著《宋明理学史》解析江门心学,指出白沙歿后,其弟子偏离师说的两种倾向:一是湛若水的“离陆而近朱”,一是张诩的“忽视了陈献章心学的儒学本质,而把它看作如同佛、老一样的学说”(下卷,第196页)。这样,两大弟子又均非正传。以至姜允明先生在《白沙与阳明——兼论江门学派在传统思想中的新定位》一文中,深叩“白沙门下更何人?”认为江门脉弱,真谛不彰,只有“阳明才是白沙学的真正衣钵传人”(《陈白沙新论》,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这种纷言杂陈的情形,正应了《行状》中的一句话:“门人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则,天下之人又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称,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

明,在白沙歿后,其弟子对师说的理解和言诠已阵角大乱。因白沙“绝意著述”,尝言“他年恍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所以身后留下有系统的文字不多,这就给后人的辨识造成极大困难。又,万首诗作,白沙自认寄寓无限深意,能见其心迹,但“诗无达诂”,那幽渺无定的境地又岂是常人能窥测的!所以,对白沙思想的理解,除了读他本人的著作之外,多留意那个时代的学术环境,于生平交游当中寻找蛛丝马迹,将是十分重要的。

(一) 倡言“自得”

明初,朱子学被定于一尊地位,随着三部《大全》的纂修和颁布,当时学子无不偃伏其旗下。^①《明史·儒林传序》说道:“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理学大师薛瑄(号敬轩,1389—1464)主张:“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读书录》卷一)这就是章懋(人称枫山先生,1436—1521)所说的“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语要》,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五)。

白沙老师吴与弼(号康斋,别称聘君,1390—1469)虽说刻苦奋励,学问多从五更枕上汗流下得来;但也只是“一票宋人成说”

^① 三部《大全》是指《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共260卷,修成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关于这三部《大全》的纂修经过、主要内容,以及对明初学术的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有详细的述介。参阅该书的第一、二两章《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论三部〈大全〉》,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7~54页。

(黄宗羲语)。并世大儒,尚且如此,一般读书人就可想而知了。在钦定朱子学的笼罩下,元代之皇庆条制被沿用并进一步僵固化,士子奔竞于八股取士的科举之路,逐而不反。对于当时沦丧之学风,章懋(枫山)在《原学》中痛切地说道:

今之学则又异于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沦浹而不可解,传训诂以为名,夸记诵以为博,侈辞章以为靡,相矜以智,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身心性命竟不知为何物。……然要其所为,不过为假仁袭义之事,终不足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去圣学也远矣。(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五)

白沙可以说是这一体制的典型受害者。他20岁“中乡试第九”(《年谱》),其后“凡四入京师”,三次会试不第,直到40出头才作罢。虽其间游太学,以一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五言古诗倾动京城,被誉为“真儒复出”,从游者众。但随后仍不免科场落败的结局。^①

出众才华、学术声誉和屡试不第的失败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以至“群公往慰之,先生大笑”(《年谱》)。这笑,是内心苦楚无言以诉的倾泻,也是由戚转狂的悟觉之音。

先生与人书曰:“仆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间,自汗时发,母氏加老,是以不出门。”(《复赵提学佺宪》,《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

^① 白沙39岁时扬名京师,两年后,挟其声威再赴礼闈,又下第,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就像今天的一个著名学者去考(本专业的)博士生而未被录取一样,除了说明这种考试制度的荒唐可笑,贻误真才,尚有他说乎!张诒《行状》记其事,多用谑谣梦语,大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味道。但于事情原委并没有说清楚,以至留下疑案。简又文先生在《白沙子研究》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考证,断定侍郎尹旻是暗中捣鬼的罪魁祸首。认为白沙“荔子不将梨门美,沙螺休与蟹争衡”句,是暗讽尹旻,而非丘浚。见氏著《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70年版》,第35~41页。

版,第14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仆自己丑得病以来,人事十废八九,齿发都耗,精力浸衰。”(《与张宪副廷学》,第149页)当是此时心境真实写照。

因有如此痛切的经历,白沙于科举制度的害人戕性体会甚深。其诗云:“古称有志士,读书万卷破。如何百年内,能者无一个?”(《景旸读书潮连,赋此劝之》,第313页)眼见得孟子“充是心也”、程子“切脉体仁”的一段儒家真精神丧失殆尽,学风日陋,“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胡居仁语);白沙深切反省,力诋章句之学对儒学道统的极端危害,他说:

由斯道也,希贤亦贤,希圣亦圣,希天亦天。立吾诚以往,无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为教也。舍是而训诂已焉,汉以来陋也。舍是而辞章已焉,隋唐以来又陋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滥觞,宋不能改,而波荡于元,至今又陋之余也。(《古蒙州学记》,第28页)

与白沙最为相得的朋友庄昶(字孔旸,号定山,1437—1499),在此问题上,两人可谓声同气求,他有一段话说得更酣畅淋漓: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过于杨、墨。科举之学,其害甚于杨、墨、佛、老。为我、兼爱、虚无、寂灭,盖足辟矣。至于富贵利达,患得患失,谋之终身,而不知反者,则又杨、墨、佛、老之所无也。属联比对,点缀纷华,某题立某新说,某题立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呜呼!此何学也?富贵而已,利达而已,覬覦剽窃而已。(《语要》,见《明儒学案》卷四十五)

对科举制度的失望和厌离,进而反省与批判由它造成的学风,构成了白沙倡言“自得”之学的前提与基础。

“我始惭名羈,长揖归故里”。“高人谢名利,良马罢羈鞅”(《归田园》,第292页)。为科举所苦白沙,一旦幡然醒悟,不仅于学术上痛加自省,而且在行动上远离时流,自处边缘。他56岁时,推拒不

过,被荐于朝,“仰思君命,俯念亲情,展转郁结,终夜不寐”,上《乞终养疏》,终于以孝撼动了忠,逃脱牢笼。他说:“自念二三十年所守进退之节,一旦由此而变,不能不少踧踖也。”(《与朱都宪》,第123页)以平民燕居为乐的白沙,不但拒仕,不为利禄所惑,而且厌恶官场应酬文字,为文“不以施于当道者”,“嫌于上交”,“守此戒来三十余年矣”(《复林府尊》,第195页)。所以黄宗羲说:“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明儒学案》卷五)白沙还与诸友相互砥厉,形成一种拒仕的风气。罗伦(人称一峰先生,1431—1478)因疏奏落职,“寻以疾辞归,隐于金牛山”。章懋(枫山)力辞官职,“林居二十年,讲学枫木庵中”。庄昶(定山)亦“二十年不出”(上引均见《明儒学案》之〈诸儒学案〉上三)。一峰、枫山为学虽与白沙有异,但俱为“石交”,可见这一班人在当时均是清流品格。白沙《复赵提学佺宪》之第三书,驳斥时人加在他头上的三项罪名,最重一项为“妄人,率人于伪者”。白沙虽据事实力予抗辩,并有“疏陈始终愿仕,故不敢伪辞以钓虚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尔”(《行状》)的说法,但拒仕之心志可鉴,所受压力之大也能由此推想。庄昶(定山)为利害所怵,家贫无以为养,“又其亲命之仕,便不得自遂其志”,白沙深以为憾,多所念叨。^①弟子林光(缉熙)“晚以贫就平湖教谕”,白沙更斥之以“因升斗之禄以求便养”,“商量几日求活”,“胸中不皎洁磊落也”(《与张廷实主事》,第160页;又《与林郡博》,第214页)。

^① 如《与罗一峰》云:“孔昉承亲之命而仕,不如此则逆亲之命以全其志,殆非所安。”(第158页)又云:“至于甚不得已为禄而仕,亦无不不可,但非出处之正也。”(同上)《与张廷实主事》云:“吾意定山为窘所逼,无如之何。”(第160页)《与林郡博》问:“定山近日之出,谁实启之?其意云何?”(第214页)表现出一种关切、谅解;但又不无遗憾。黄宗羲《明儒学案》谓定山之出是琼台(丘浚)所迫,辨之甚详。但误引白沙语。责备的话当出范能用之口,白沙只是为之曲护(详《诸儒学案》上三)。

反科举,拒仕进,是白沙对明初主流学术整体性拒斥的表征。由寻求边缘化而将自己的身心、情志、思虑定格在若有若无之间、若存若亡之际,远离中心,彻底抛弃俗陋不堪的科第之学,重新回到自我,找还学问的真精神。厥是“贵疑”,此谓“自得”。白沙云:

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

(《道学传序》,第20页)

即其所谓“圣人与天本无作,六经之言天注脚。百氏区区赘疣若,汗水充栋故可削。……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题梁先生芸阁》,第323页)。“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的陈白沙描绘其“自得”之境是:“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充盈着“华落实存”的浩然之气(《李文溪文集序》,第8页)。“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赠彭惠安别言》,转引自《明儒学案》卷五)。

在与林光(绎熙)的信中,白沙将为学分为“养善端”和“求义理”两途,前者依靠“静坐”,后者系于书册,而所谓“自得”是和“养善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

终始一意,不厌不倦,优游厌飫,勿助勿忘,气象将日进,造诣将日深,所谓“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始自此迸出体面来也。到此境界,愈闻则愈大,愈定则愈明,愈逸则愈得,愈易则愈长。存存默默,不离顷刻,亦不着一物,亦不舍一物,无有内外,无有大小,无有隐显,无有精粗,一以贯之矣。此之谓自得。(《南川冰蘖全集》卷末附〈师友丽泽外集〉)

这样,白沙就以截断众流的手段,直将源头通贯孟子,复活周、程,接续陆九渊,为明代学术别开一新境。北山四先生之一的王柏(号鲁斋,1197—1274)有云:“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